

“小作家”忆趣

作者：金梅子

两眼一眨，生命已蹉跎了近八十个年头。小学时期老师教导我们说：“要珍惜时间，好好用功，长大后服务社会，做个有用的人”。当时只知道玩，并不放在心上。真没想到今日，老师印象犹深，而自己，竟已步入风烛残年，论‘年龄，比当年的老师还老上三倍，岁月无情，十分可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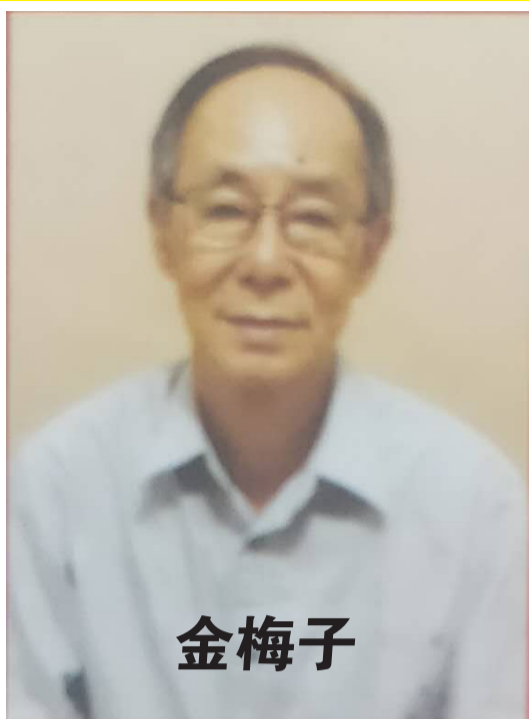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个性淡泊，无贪无求，故而穷一生拼搏，也看不出成就。这或许是应了老师的教导：不学无术，难有作为吧。

岁月是苦涩的，回忆却是甜美的。套着肉身来到人间，尝过一些甜头，经历过更多的苦涩。总觉得，自己这一生像极父亲的版本，当头老牛，日以继夜任人奴役。

如今年纪大了，机会错失，锄也拉不动了。身边的老伴走得快，亲朋挚友也相继离开人间。留下自己，与孤独为伴。

昨天整理书柜，无意间发现几本纪念册，打开一看，竟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。这是五十年代的文友纪念照。当年小东西们都以“小作家”自居，彼此臭气相投，相处愉快。

我性爱写作，少年时期广交文友。印象较深的有：野夫（林子坤），文剑子（刘积均），卓人（



金梅子

李卓祥），苏文益（苏永泉），樱花恋（叶文良），尤峰（尤炳柳）等。这些文友经常在报刊发表习作，彼此经常通信联络。

我们投稿，写得十分勤，退稿也特别多，就连编辑先生都佩服我们的“勇气”；我们骑脚车的郊游，在果园野餐；我们出海垂钓，就在竹排上烧烤。近十位文友，感情特别好。

文友群中，印象最深的是野夫，年龄不大，笔名却比老作家还成熟。野夫写得勤，产品特别多。他在巴杀批发椰油，钱比我们多，是文友群中的老大。每次出外活动，都由他安排。

每个星期天，他上外埠收账，都会邀我同行，乘坐他的“小绵羊”，身价突显高贵。那年代，大家都以脚代步，他有辆“威士霸”，出门威风凛凛。

不幸地有一回，

我因搬家，没跟他同行，他改邀尤峰，当天就出了大事，撞车了。车子被拦腰狠撞，车后的尤峰右脚断成三截，在医院躺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。而野夫当时还惊慌地爬起身子要救人，没想到一个倒栽葱，就再也没有醒

来过。后来听人说是脑溢血。自此，“小作家”群体失去了龙头。

第二位较亲密的文友笔名文剑子。刘君早年在“苏门答腊民报”当手民，与编辑部关系密切。靠了这重关系，我们投的稿都会被另眼相看，投十篇，总会有三几篇会被发表。虽然被改得面目全非，自己也特别高兴。反正，能发表就行。那年代，副刊经常会出两则小通告，那就是“不用的稿”及“待用的稿”。“待用的稿”登出，表示已打通剪刀关，可以开始“煮酒待享”了。那等待的日子特别兴奋，每天凌晨就起身等报纸。至于“不用的稿”则会被退回，每篇文章都被编辑先生改成“满堂红”，还批上评语与鼓励话。当年的编辑先生用心良苦。尽心的程度，可见一般。他们对“嫩苗”的成长十分关心。

文剑子的文章写得好，和我是挚交。当年棉兰官方日报出版“青年园地”，我们还在一起。他出道较早，作品特多。剪报都整齐地贴在部子上，装订成厚厚的一大册，他曾复印送给我，可惜搬家时不知怎么弄丢了，心里很愧疚。

提起文剑子，让我想到一件趣事。那一年，我刚来到丁宜“华侨学校”执教。一天早晨，文剑子与谢映辉（刚去世的古诗高手）来访，顺便为我带来一大包东西。我打开一看，脸都吓白了。这是一叠信件，有上百封。原来，当年时流行交笔友，在来校报到之前，文剑子为我们在报上登过“征友启事”。这些都是应征信。

老师也搞征友？这还了得！这在当时极端左倾的进步华校是会挨批挨斗的。好在我当时登报用的是笔名“落魄汉”，学校也没人知道我在写作，否则就会糟透了。

下一位是卓人，原名李卓祥，人长得英俊，剪个革命头，长年穿着宽宽大大的“差利卓别灵”式的裤子，外表十分老实。他这个笔名取得好，为人聪明，勤奋，好学。白天在中药房工作，晚上在夜校补习，是“育才夜校”的高才生。他最爱旅游，每逢

假日，都邀我们出游，也就因出海钓鱼关系认识了勿拉湾（BELAWAN）的文友苏文益与樱花恋。那段日子特别有趣，我们在苏文益家附近租小船出海钓鱼钓螃蟹，开心热闹，这种原始乐趣，今日已找不到了。

卓人很有进取心，他很早就来耶城发展，在一间庙堂外摆漆摊，听说赚了大钱。他当时在报上发表了篇短诗，题目是“我走出那间漆店”，内容忘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当年有位朋友走访发达了的卓人兄，听说他为了不忘本，将苦难时期穿着破背心拍的旧照放大，装框悬挂在客厅，我听了很感动，因此触发了灵感，也写成一篇散文：“一双旧草鞋”：

几十年一闪飞逝，来到今天，“童真”已难看到。所谓的“善良”，“友爱”，“关怀”，在新潮流中亦打了个大大的折扣。人心，都不古了。

好了，暂时写到此，少年的日子美如花，甜如蜜。要缅怀，三天三夜都讲述不完。当年的环境淡泊，人心善良。人与人之间交往真诚，能互助，有爱心，那像今天？！（2020年9月15日完稿于椰城）